





遊榼山寺記

徐

登

沁水令  
陝西人

聖王嗣位中興改元隆慶適小子當官之初自慶遭  
逢治朝清明寰海黎元莫不歆喜以爲少延殘喘以  
觀堯舜君民之化者適元年之上巳日冗劇少暇乃  
偕僚王子玉峰郭子西庄驅馬壯懷往榼山之大雲  
寺而遊觀焉于時天日清和風細花穠遠山聳翠近  
澗清流飛蓋翩翩霞帔輝輝出郭二十里從李司徒  
公之墓而過焉蒼松四覆玉帶水環金魚山拱萬石  
蜂屯一脉龍聚奄然一佳城也已而嘆曰高才清標



磊落豪傑立朝事功掀揭宇宙而今安在哉昔人云  
生貯華屋零落山丘其斯之謂歟嗚呼歲月不待士  
君子立身報國不可不早圖也否則與草木同朽矣  
若李夫子者豈可仰哉王子曰吾輩修禊事樂也幸  
勿以往哲成慨易吾樂于是促僕直前行五十里鄭  
莊憇焉乃省厥方地瘠不可耕者十之七民窮不可  
後者十之九觸眸興悲仰而嘆曰政苛官踈民弗堪  
命傷哉士君子居民之上郭駝傳捕蛇說不可不讀  
也否則尸素足羞王子曰省方固職吾子初仕不可

以民遽病官于是又發程東抵臨流順適沁之河有  
潺者濤者淪者洄者衝者舞者怒者號者蓋逝者之  
如斯而莫可形狀也少焉登山上行石磴嵯峨竒岫  
迥出或盤或僵或懸或阻或飛或止斜如垂虹曲如  
墜虬輿不可乘矣予乃呼僕乘馬騰以吐髀鞭以嘶  
風突如流星直走山巔復下峻嶺頃至槐莊林村諸  
鎮皆在吾後矣及晡日入崦嵫雲深路黑墜子挑燈  
行半時許而端氏之鎮蒞矣厥民稍集厥廬稍完厥  
土稍壤入德勝寺而宿焉僧老頭雪沙彌清逸法鼓



藜起導之上方蕪鷄舌之爐烹蟹眼之茶進桃榔之  
饌酌太和之湯予乃自掩苾厨捫膝夜坐取傳燈之  
錄而少觀焉及二漏倏而熟寐黑甜可樂忽東方告  
曙鷄人報曉予驚而起矣乃復驅車南向川濶地平  
細流遶途山居隱映墮落聚散花柳交輝行十里許  
而榭山至矣東西袤垠南北陡偏上干青霄下綿黃  
泉徑遠如滕磴危如梯予乃緩步艱行幾三里而羣  
僧拜迎列之道左復導以樂玲玲可耳行之半山下  
竚聽焉如鈞天韶濩仰而觀之但見萬松下覆玉幹

蒼枝狀如兕虎窳如樓閣拂天蔽日而不可端倪  
上五里許復道西行轉而東入一玄洞進之杳然  
行之有聲深入百步瞑然失視如夜行之狀于時童  
子誘之以火得途前往行之少頃晃然大明上皆木  
天加以複柵雖堯率之天之境不是過也又行數仞  
得門而入崇樓大扁飛白古筆兩廡森嚴鐘鼓有宇  
經幟有厨舍利有函壁之圖画如金陵壁像之粧嚴  
如虎溪像又入一區佛日呈彩法輪輝耀空中有大  
松者三橫以十圍直以千尺殆不知其何所植而歲



月不可考也予乃撥薜藉碑字蟬隱隱有不可讀者  
有可讀者皆宋元重修而各公咏吟秣稜可見悉邁  
唐之作時日午焉僧曰山高日薄羅浮之春亦可從  
否予曰有此名山必得名飲不舒以懷不醉以歸不  
吟以歌非夫也于是擊靈鼉之鼓考萬石之鐘引洛  
浦之笙奏彩鸞之簫振遠公之錫歌步虛之曲瓊甌  
電舉法饌霞開以放其樂頃焉一僕謂曰春元晉川  
劉君子至矣予喜而咲曰得山得酒今得人矣賞心  
樂事二美四難今再見矣予乃迎之竹院延之寶坊

坐以陳榻酌以魯酒晉川子曰南坪子樂乎予成子  
之樂乃復引予登榭山之巔焉諸梵前導簫鼓復作  
行一里許得一坦坪可容百人復酌以酒且飲且歌  
東望端氏烟火相襲宛然一圖画也頃之一里許路  
入益竒石入益怪木入益異下蟠以根恍如蛇虺上  
聯以枝忽如屋蓋返而之西復迴之東而山絕頂登  
矣乃復置之以席炊之以壘把酒臨風縱目而觀則  
羣山萬壑皆在下矣四岫環抱如海濤之狀松栢交  
加有嶭嶮之勢又仰而嘆曰大司徒及泉王公咏此



山予昔讀之今而後知詩之真画也予身不及此則不知其詩之妙矣于是命童子歌之山鳴谷應流響如雷倏焉大風驟起萬木盡號如浙江之潮如赤壁之鉦耳奪其聰目失其視予乃愴然而悽凜然而懼而危乎其不可留也乃復下山如倒如墜如飛空而降步不能停身不能直復入寺而飲焉但見山木鳴動而寺中絕無風塵寂靜可樂乃與晉川子而極其懽焉談之以詩論之以古又言及山產惟多松栢無他雜木則知此山之靈鍾天地之正氣故其所產多

君子而無小人也然松之中又多白幹如玉如冰號曰玉骨松者又知此山之靈完太古之素故地道之精華呈瑞多潔白者如斯也言畢復斝以酒及二鼓而猶未寢至夜午方寐焉繩床蘭若異香滿衣昔人云與神明伍予其可追杜子云雲卧衣裳冷今其再見也惜才非命蹇不及古人亦可慨已宿之鷄鳴予又驚而晤乃促僕而行又得數舉子以往邀之復侑以酒且行且飲至山之坳得一泉焉清美可挹復坐之泉傍酌而飲之予咲而謂曰玄酒太羹得非茲乎



高山澄流適從何來天地之造化所謂上下察者真確見也飲之幾响予興亦盡與晉川子別笑曰浮生半日之閒今可得矣明日馬蹄塵土之中俗狀魔障佛其謂我何哉于是卽所止而筆之遠追廬山之盛事姑記之以考歲月云

### 重修殿閣記

龐

浩

澤州人進士兵科給事中

榼山在沁水縣東百餘里而大雲寺建于其中寺僧彰守圖山寺之形勢模今古之碑文因石工竇周求余爲記余按唐僧一行回天下山川爲南北二界乃

以黃河爲中而河北諸山太行獨當其勝榼山蓋太行之支也巍峩蟠踞與王屋天壇相對峙西北高峰遙撐天表望之如冠冕狀右橫碧嶂左跨沁流層巒疊巘呈秀于前瀑布飛泉揚瀾于外而寺當乎苔簷迴阿之地實山川靈會之區也山麓之下有村曰郭壁循河而上達于竇莊又北以漸而升是爲坪上村由坪上穿松徑澹迴委曲轉而上東入甬道其上覆以大厦雖天日暄朗若履暗途復西轉而始抵其寺中爲正殿扁曰釋迦前爲南殿扁曰諸天東西兩廡



以繪釋氏源流殿之兩隅各起危閣一藏三乘之書  
一設慈氏之像西爲偏殿以供水陸南殿曰十王其  
西禪室又西爲僧房東爲齋堂以集僧衆北樓曰庫  
樓其東過門又東爲鐘樓繚以崇垣闢之山門而華燈  
几鼎之噐靡不精備寺之額錫于李唐寺之創莫知  
所始其間興作前人之碑已詳歷歲既久尋復寢壞  
而彰守紹祚紹金遠喜紹準紹文宗佩紹宗輩後先  
宣力而修復之其土木之雄繪畫之美視昔爲有加  
焉噫若彰守者可謂有功于其教矣余嘗偏考天下  
名山大川多爲佛仙所據然地以人而勝人以記而  
傳尊如嶽瀆諸刹亦莫不然而况于榼山乎而况于  
茲寺乎因述其大畧以召將來非崇信其道也

### 十王殿

孟

霽

澤州人進士  
西僉事

天下梵宇多栖岑倚嶂俯澗抱流所以占空寂之區  
演清靜之法也吾鄉太行山雄蟠晉魏遠接幽燕具  
闕金刹隱見于蒼翠間者殆未易數也沁水縣有榼  
山行山之支山也山有大雲寺獨稱勝槩余居行山  
崖谷相去六十里許未嘗一至曾聞寺在翠微僧居



岩壑上掩浮雲下拱羣岫想像其狀每神飛于松檜  
之間思遶于樓榭之外蓋吾輩少勞瘁于篇編長羈  
束于簪組身倦馳騁心厭喧囂故欲選名勝以登遊  
忘智慧而習靜也寺中舊有十閻王殿剏而未完嘉  
靖二十年僧彰守率其衆僧聚物鳩工金碧其棟宇  
立慈氏菩薩并十閻王像森列于殿中蓋佛家有輪  
廻之說超度之術殆寓于此與神俱以銅爲之外以  
金飾之將度萬劫而未已也其成頗難所費亦多非  
僧之堅志能爲無以致此又聞彰守本亢底常氏篤  
于修焚赤足負水者二十年又不語十二年亦貞矣  
哉功成僧託石工竇周謁余請爲之記余勃然有往  
遊之興然方祝融肆威修坂伊阻悵望而未可卽也  
自嘆未斷世緣復趨仕路茲遊未定何期他時解綬  
歸來將傍青山以問主託白蓮而結社繫馬林麓攜  
罇石巒靜坐觀空長吟出聲斯酬夙願矣因紀其事  
并道余意付僧立石焉

重修觀音堂記

劉東星

邑人進士

觀音大士者世所稱菩薩是也其教以清淨爲主以



慈悲爲用其歸也以無爲爲宗其入中國也舊其浸  
淫于人心也深毋論愚夫愚婦舉首加額尊信之而  
不悖卽王公大人亦陽排陰慕儒服禪心若有託而  
逃焉以自適于逍遙之墟而不知其作用之異又其  
甚者畧闕其旨未究其真詮以爲念彼觀音力卽水  
火盜賊不能爲之害故傾貲倒囊建塔飯僧求福田  
利益而不知其本體之真而其爲之徒者亦徒知跏  
趺危座瞑目灰心竊近似之跡以亂真或投身清冷  
之淵或垂足百仞之壑自以爲羽化蟬蛻塵垢之外

卒之虛罔不經疑信相半又安能有所得哉吾邑有  
梵刹曰大雲其創建不可考矣山之半有禪堂一間  
中繪大士像湫隘不堪供奉路亦欹險不可上寺僧  
輩發心募緣起正殿三楹外砌石臺高二丈廣濶丈  
餘中繪大士三尊飾以金碧煥然收觀經始于萬曆  
癸未四月四日落成乙酉九月九日鑿石開道汲水  
塗漫皆寺僧自爲之足稱苦行其庀材飾具則鄉之  
善士共成之其姓名籍里具載碑陰余縲然在疚栖  
心靜境思遊于方之外苦塵緣糾纏茫無所得因假



息山寺任持彰瀚祖祥宗正爲余道其事丐一言紀  
之余適然而笑曰此丘豈以宰官之言爲重輕哉又  
豈以區區修飾足爲大士光榮也哉大地山河一切  
幻妄妙像莊嚴歷劫不毀亦惡用是煌煌者爲哉顧  
由像識心見性行道脫去故智皈依圓明則西方聖  
人所爲教也又烏得而廢之余因漫書數語以記歲  
月云爾

畫廊記

張五典

邑人進士兵部尚書

楹山沁之名山也自麓至巔僅三里許而獨以名勝  
稱爲秀異也山不產他木惟生栢與松彌漫茂密巖  
日蔽天穿林而入清蔭滿路蒼翠之色歷四時不變  
故云秀異也蘭若一區在山之陽靈氣氤氳每多雲  
物朝霞暮靄變幻千出故山以大雲名也棟宇軒豁  
法像森嚴飛閣凌空璇題耀目結構之奇若出天巧  
自匪離輪莫能建也寺肇于拓跋魏時迄今千有餘  
祀朝代幾更兵燹屢作而殿宇從無燬敗則鬼神所  
呵護也三松列植于殿前皆大十圍高千尺玉幹挺  
生虬枝旋舞儼三壽之作朋知九泉之莫識則又海



內僅見者也寺西百餘步珠泉迸出注于石窟清冽  
甘香不盈不涸太華之玉井錫山之惠泉可髣髴也  
疊嶂拱揖翠屏旋繞沁水環抱玉帶滌迴憑欄遠眺  
城郭邨疇俱在目前宛如圖画也集雨初晴夕陽禽  
噪清風徐至皓月飛來疎鐘幾杵鼓天籟以齊鳴梵  
號千聲醒迷機以共覺衲子彈碁消遣閑中日月禪  
僧入定鍊磨靜裏乾坤山中之景况又超物外而別  
有一天也余里居竇莊近在山前自角卯而白首遊  
此非一朝矣佳山勝境每欲敘述而未遑也邇者釋  
迦殿左右翼以經閣閣前有回廊西南有地藏殿年  
久敝壞寺僧與澤菴募化新之請余爲記余旣未達  
于貝經之旨且不解于輪迴之說殆無以應其請始  
以耳目所習見秀異竒勝之蹟筆之于此以示後之  
遊觀者覽焉其修理殿閣鳩工首事與施財檀越列  
在石左不具論

三松說

張五典

榿山寺三松列植釋迦殿前中左二株圍各一文五  
尺右一株差小然其高皆數丈也膚理瑩膩如雪蓋



山中萬松皆然而此其大焉者耳山中人習見之不  
以爲異也余嘗陟岱嶽中道有五松柯幹尋常非有  
殊異而說者謂此秦皇所封五大夫密縣有白松一  
株觀者異其色爲之歌咏爲之繪圖以爲寓內第一  
松矣抑豈知此山有三松乎玉骨凌霄瓊枝挿漢視  
岱嶽五松不啻藐小方之密縣彼一此三其數不敵  
也然數千年來未有稱其奇者蓋托根巖寺岑寂巖  
嶽無論車駕所不到而文人墨客亦罕有涉其境者  
安得與泰山密縣同被榮名哉余因是而知天下士  
矣彼其據高位履亨途卽一材一能皆可樹勲名而  
垂竹帛若山林高隱之士閤才塊抱老死無聞者可  
勝數哉四皓之才未必劣于三傑桐江釣叟且超雲  
臺而上之若非高光之世亦泯泯無聞也吾于三松  
乎有感

天真上人圓寂碑記

趙鳴世

邑人長武知縣

梵刹大雲肇自魏晉隋唐之季所從來遠矣孤峯壁  
立萬松聳翠梵宮隱隱挿其中一帶人傑若毓秀而  
輩出往來縉紳不憚巖嶮輒登臨之蓋勝境哉遠貴



和尚號曰天真童而托茲法門其師彰守也默然赤足汲水供僧十年剏地藏闍君等殿落成儼然化焉貴效師爲善壹稟真誠希踪禪解雲遊四十餘年悟云識得一萬事畢旋本寺觀音堂演華嚴探秘奧亦復數禩洞見五蘊皆空一氣歸根澹然自適了無罣礙一日辭諸僧之舊遊峯岳寺促治禪床洗足正襟敷坐而還鄉矣大蔣招賢寺十餘村爭送至古佛廟嶺寺僧共迎之見其悅色和顏止少譚吐曩所稱達摩西來面壁九十翩翩而逝則真明心見性獨得衣鉢者也不則累世不一見胡然彼師徒接踵現化耶余遊大雲高其品識竊不忍以超脫湮滅也弟子紹江乞余言于是述其槩云

禪僧萬松圓寂記

王廷璽

邑人維南縣教諭

禪僧諱祖調姓霍氏邑之西山里人弁歲爲沙彌披緇于楹山凌虛室山多白松故號萬松云僧生而敏慧有智略甫受具卽志宗風不墮野狐道似古大慧辨才者流寺固應副院而僧獨秉戒律卓有梵行好親近宰官諸文士四方挂錫者輒頂禮請益焉以故



胸中多所領悟數任持本刹惟公惟肅毫無染指比  
丘有不律者治以梵壇法不少貫卽忤衆勿之恤其  
交游率里中右族本刹營緝諸務多賴克舉卒歸功  
檀越不自予至糾集量度悉出匠意以能稱先是何  
令君視篆時司僧會者難其人衆咸推僧僧固辭不  
可已乃振錫而起日禪不礙律律何礙禪吾自行吾  
平等法耳慨膺厥任凡籍簿案牘奔走將迎悉以身  
肩事悉犁然就理緇素俱悅比竣役結庵山畔二六  
焚修瞻誦殆無虛日余舌耕暇輒過其舍與談淺深  
波羅密行及三身四智之旨應辨如流卒歸本性蓋  
亦究心像教者嗣後老任事薰修益力一夕忽語侍  
者曰吾去矣因誦七寶彌陀跏趺而逝殯之日其釋  
孫隆珣持所爲入滅狀請記墓道石余念夙雅爲歛  
歛者良久遂題其封曰古有吏隱爾以禪吏其行雖  
殊而道之契纍纍者封亭亭者樹非滅非生無去無  
任嗚呼斯亦足以藏萬松之舍利

天外樓記

張道濬

邑人錦衣衛都督同知

勝地因人名哉鴈蕩以有康樂鷺湖以有子靜輞川



以有右丞盤谷以有昌黎使非數子者將軼之書外  
耶豈無竒怪迂誕之士圖霜綃厭卅壑然竟不數傳  
遂使山靈向貴人乞勢可笑也余謂何長瑜不爲謝  
方明損名蔡廓不爲劉穆之失譽士旣宜然山亦應  
爾昔余泛舸南下自金陵訖會稽所過名山澤與友  
人二三輩賦詩酌酒流連竟日登覽之餘因記其處  
若鍾惠虎丘南屏茗溪諸勝或溪谷幽深竹泉清冽  
蘭芳被徑茶雨盈除使遷謫者幾忘酒酣耳熱時矣  
壬午冬杪放還歸里將營終老大雲寺少時舊遊處

也當肩輿偃蹇其上則衰木橫斜蕪菁蔽塞驚飈颺  
於空窟走風雨於頽墻洒然淚落喟嘆之久徐至方  
丈扶欄凝眺則水流嗚咽木脫蕭零井里村市不殊  
舊時或鬢髮上指心神若開如秋聲朝氣不能自息  
衣裳巾珮維藤雲蘿月髣髴布散直可握招搖坐斗  
匡矣因憶在南中欲以跣趺終一身求爽塏豪峻之  
地然不可得不意此日便如蘇門吹臺也感今懷昔  
烏能已乎無何主僧以方丈傾圯鳩工葺繕工竣請  
余爲記



禁榭山伐松檄

張道濬

檄諭榭山大雲寺住持等茲山松栝列冠巖阿佳氣  
鬱葱黛顏蒸蔚風來謾謾陶居士午夢初回月表亭  
亭杜少陵朽骨未死虬形自古龍質宜蟠中室羣峯  
隔高嵩而不見石梁一徑問天姥之誰多加以影翳  
真曇濤清別苑浥飄花而散雨象外成林吹野雪以  
拈雲空中無日誠靈區之異覩禪宇之竒蹤也故劉  
莊靖止爾樵蘇我先宮保嚴其斬析屬者寇禍浸淫  
山門灰燼化城議建柯斧因加一時計出權宜大衆  
緣爲侵盜方怛怛如也旣失禁于厥初乃且且伐之  
亦何難于坐盡在佛已干貪戒于山頓減壯觀今約  
方袍圓頂之流務護蛻骨皴鱗之色茶鐺煮月但許  
掃葉階前墨竈飄煙豈得難脂爨下天長地久蒼髯  
翁任化雙童日升月恒支離叟便同千佛誰彰木德  
免犯竹刑檄到各宜知悉

國朝

金佛相記

張

鈴

邑人進士兵部  
職方司主事

佛無所謂相也佛無在不有相也吾心一念慈憫具



有佛心卽見有佛相倘失吾慈憫之心心已無佛卽  
莊嚴之相日見于目猶之乎無相也金剛經所言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  
也乃世之人不見佛相則此心或肆而忍殘而刻無  
復顧忌一旦瞻禮法身未有不肅然祇畏觸其愷和  
樂易之心者此愷和樂易之心吾心也卽佛心也則  
因相而動吾心因以具佛心具佛之心則固真見有  
佛相矣華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惟心造由是觀之佛亦烏在而不有相哉楹

山寺佛相從來已久粧飾剝晦見者習而玩焉寺僧  
永戒隆翻募緣新之金采輝麗俾人人瞻禮而生祇  
畏以觸其愷和樂易之心端在是也是則永戒輩之  
所以勸人因佛相以存佛心之意也予因爲之記

三大士二十四諸天殿募疏 王 度

邑人進士  
刑部郎中

三晉南隅有邑沁水介萬山中流長虹如帶沁之東  
偏結一名刹曰楹山上下周圍僅三里許土無異植  
皆白松蒼栢蒼叢滿徑十圍合抱旣庭且碩盈萬餘  
株不數拱把絕頂可摘星辰俯瞰長波有江南極目



之槩嚴冬向陽盛暑垂陰斯地鍾靈實產英傑自謫  
仙常樓居先生功臣劉莊靖張宮保忠烈三公而下  
鉅卿名賢交臂接踵科第相仍于斯爲盛揆厥養鱗  
奮翼莫不發跡於此蓋一方勝景云迨經寇氛蹂躪  
且伐頻加如林之叢萌蘖不斬猶可以爲美鎮茲剝  
者北坐西竺大殿古佛參巍棟宇宏敞相對神聖則  
南海三大士二十四諸天列其中祈福禱嗣響應不  
爽但歷年旣多基壁負重遂致傾圯勢必重建鼎新  
委非一邑之力能任不得不告十方檀越共爲贊勳

先是丙戌余窓友兵曹張緘三曾爲疏募至中州吳  
越地僅釀半功之資業庀材鳩工矣廼費不徒銖兩  
程不計且夕歲月遷繼近今十餘載尚未合尖爰有  
初募比丘隆珦遷化其釋孫昌文定水久澄義峰思  
豎踵發猛願求結善舉同鄉諸前後輩君子凡曾肄  
業遊覽靡不加額傾心僉謂舍此高山景行又何探  
竒焉是役也向友人緘三種前因余不敏證後果謹  
詮次其實如右

募修南殿疏

張

鈐

邑人永州府推官



予壬辰客京師時過從故給諫楊季雨先生所先生  
方危坐正襟誦內典顧謂予曰亦嘗事此否予笑曰  
無事此及予將去又指示予此中大有佳處後予  
遊江南見方密之先生于天界寺密之曰此間有覺  
浪和尚當一見之必有異予雖不往然心念兩公言  
于友人處借得楞嚴諸書數帙初視苦不甚解後稍  
能通句讀得一二大義亦不甚悉竊謂浮屠之說其  
高者出聲聞智慧之外而從事于寂滅空照之內其  
卑者至于死生禍福之途而淪爲根因悔懺之微故

高者亦得聖人之一端而卑者則渺茫無稽奔走天  
下之愚夫愚婦至于莫可致詰而止余每恠浮屠之  
說不宜淺陋如是又二年山居閒暇復感兩公之言  
選選取其書以與經籍相參考始悟浮屠之說其高  
者蓋無用于世其卑者雖甚淺陋猶能禁人爲惡之  
心而趣于善非浮屠之陋自禮失而刑刑失而機祥  
神怪之紛錯浮屠者亦逆知其至此不得不爲此淺  
陋之說政其所謂善教也故有云其旨與易論語合  
者柳子厚也云所得爲形而上者蘇子由也云無益



速譴者羅長源也從子厚子由之言是所稱最高者  
 耶若長源則幾欲火其書而廬其居矣今夫見神明  
 而始肅聞刑獄而始懼者愚人也天下明者不過一  
 二而愚者常居八九故浮屠極幽冥之慘烈以懾之  
 極無上之喜樂以忻之其指雖陋其意則未嘗不善  
 其亦不得已者乎卑庸何傷然則像而事宇而居誠  
 人情之所願哉先是大雲寺傾圮寺僧隆珣募而營  
 之十年矣未就而卒其孫昌文痛其無成且功大未  
 易為欲行募萬人得錢百萬以足之請余弁數語余  
 不復更舉浮屠之旨亦取其最卑者與愚夫愚婦共  
 喻之而已未暇求合於兩公也

楹山剏修準提閣記

張道湜 邑人進士天  
道副使

大雲古名刹也方居吾邑之乾遠五里不幸不處通  
 都孔道遊轍罕至幸而林壑占勝邑先達未遇率藏  
 修于此說者謂分山林之秀云余于明季戊寅從比  
 部文陽王先生游同職方司李兩叔兄少叅共讀書  
 于寺之定慧院院故寺僧興碩永祉所募建結構甫  
 就丹堊未施工以兵燹寢門外隙地三分左鄰道道



鄰絕壑弗未治也余致政瀛海歸策杖遊舊地松風  
蘿月水鏡山光不殊二十年前觀而兩上人幻化且  
久逕草深可沒蹠屐影歷歷印苔蘚中寺僧始爲余  
道形家言院趾高而露不利居人余指門外地曰可  
閣乎僧曰夙心也少其費余卽命工師相地拓基地  
固陘取道于屋之下爲屋三楹上爲樓奉準提像偏  
西爲厨顏洞曰法雲真際扁樓曰準提閣經始于康  
熙四年四月閱兩月而工竣殿閣對峙局勢整完始  
信僧所述形家言匪誑也山惟松栢景與夏宜余從

此過庭之暇拉二三朋儕攜酒壘茶鐺登絕頂箕踞  
長松下眺諸峯巒如螺如髻沁流蜿蜒如練如虹諸  
村落炊煙縹靄出樹杪間野渡舟汎汎若輕鷗漾水  
酒酣耳熱劃然長嘯響震林谷倦則掩關下榻無擺  
梵老莊騷朗吟默會睡魔偶至一枕黑甜或夢蝴蝶  
或聽鈞天此時此境非復人間世矣回念浮生百歲  
石火電光乳臭十年智足覓棗栗長攻舉業句櫛字  
比學邯鄲之步効夷光之顰志在逢時容爲悅已幾  
於嘔出心肝一行作吏前羶餌後鼎鑊愛名念隳于



索癡任事權分于掣肘因憶昔人解組投簪鑿坏挂  
檄寧曳尾而逝不牽鼻以遊非有激乎育之幸雙親  
未老遂我事鱸俛仰陳蹤居然蕉鹿脫復攢眉覺額  
問舍求田爲子孫牛馬是惡懷苦趣竟與百年爲始  
終於戲雲出岫以無心鳥倦飛而知止余庶幾可解  
嘲矣至于山寺之勝集與金僊之法力則有諸名公  
之記及貝葉之文在余不敢贅一詞止記建閣之由  
及落成歲月爲後來讀書者勸山靈應可釋岑寂之  
憾矣共記費鏹壹伯捌拾餘兩經始之日析城衛侍  
御澹足來遊樂于贊成捐三金爲犒工費余以偶然  
發心勉力獨搆此外未嘗向人持鉢也是爲記

遊榭山記

白胤謙

陽城人進士  
刑部尚書

榭山大雲寺沁水之名境也其地多松幼聞人誦常  
評事詩云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心慕  
悅之會有山之僧福慧者能詩寓陽城余贈以詩云  
赤日長濤吼萬虬乘風欲去無雙翅今三十年矣解  
組後懷願猶切而頻奪于冗病弗克客冬又寄寶莊  
張職方一詩云雪霜虎豹何能阻會得騰踏乘天風



徒疆語耳今歲康熙戊申仲冬六日有事實莊去山五六里而近乃以七日偕成友端明經王服之茂才往遊初沿沁流歷坡坨達于山趾仰睇危峰亂松蔭覆其上如佛頂黛螺招提橫亘當山之顛項間是日薄雪旋霽丹碧與瓊瑤相映不禁目眩神搖因輟乘徒步入松林盤旋磴道中紆回數折左右怪石蹲伏多狀林隙微漏天光隱射殘雪上瑩瑩然與松身同色良久始抵山門造舊桃源令韓傑一大叅王若樸二君並去山十里自郭壁至相邀入寺禮佛皆下雙

松挿雲殆數千年物也衆撫摩讚賞之不已常評事詩手書殿廊壁間墨跡尚存且正德抵今百五十六年未受塵埃剝損不可謂非鬼神呵護使然寺僧慧光摹寫一幅筆意宛肖亦佳事也次觀諸天殿像像法精妙飛動有神時匠所不能及僧請同過齋樓茶罷凭欄俯矚下界軒豁無際天風颯至覺此身飄飄然徑欲飛去問其地曰天外樓也樓前萬松蒼鬱沁流一線環繞山根每當曲處輒有村落點綴如畫遠近巖岫截薛或斷或連至此下視直丘垤耳余謂客



曰山之勝在于松寺之勝在于此樓客亦謂然僧復  
飯客飯已韓王二君同置酒雙松下促余行僧輩將  
仍導余從欄檻間穿歷盡樓之妙余曰不若脚踏實  
地衆因大笑遂造松下列茵坐酌月鈎適挂松末僧  
徒奏笙樂侑之疑非人間曩服之曾言暫到楹山不  
復知有人世名利事信然俄王君召妓長春至粉頸  
纍纍結粟執壺而顛蓋其衣薄不勝山寒也命取小  
僧綿背覆之歌聲始發余瞥見山頂觀音堂在面前  
起欲往觀僧應之導衆客由寺東松路登準提閣其

地勢益高境益幽邃僧下單僕輩比去荒逕久無人  
行必須謹慎王君曰試呼號大衆鼓鏡而往問其故  
則曰日將夕畏虎出也余遽命止之因言天下名山  
水惟僧居之以其深奧窮絕非真修行苦志者不能  
處世人不知及妒之者誠寃矣衆復笑遂還方丈持  
燈赴二君宴余謂衆僧山寺布置都佳惟山門入首  
行陰道中似宜改作一逕韓君曰昨山根偏厓間墮  
一醉人腦裂而死余竦然避謝曰其止陰道而急偏  
厓乎客或笑余非慣遊山者有頃出更衣見巨石堆



積院中云自山上落下者友端笑曰嚮今此俱金厓道不足修也王君曰嘗想古三皇各萬八千歲何近代無百年人萬一上帝下詔復古固未可知衆僧笑不休余謂服之曰好記此等妙譎收入遊記中時夜將半乃辭就寢詰旦詩僧了義舊刻山誌者與福慧弟子若愚合具食食罷了義指示志中所載奇松異石各不愧所名遂相率出寺西循松間路緩步里許及小腰峰看連理松余遠望磐石磊磊石間一松蟠蜒異態捨衆扶僕趨上往觀了義尾余曰所謂黑龍

松也蓋山松皆白而此獨黑類京師報國寺者尋羣客逡巡踵至列坐其下王君回顧曰蓋二客不能從焉少頃韓君亦至遙見友端倚石坐喘息或笑之余曰亦不可無此西眺常評事墓在山之隰余謂評事才不在李謫仙下其放浪亦類之而山靈所鍾偉人迭見不一二足若劉莊靖張忠烈并父宮保公諸君子俱堪爲此山光寵後進之楷模也詩曰惟嶽降神又曰高山仰止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豈能高于孔子哉是在二君矣且吾聞此山賴諸君子培護



獲免斧斤牛羊之害草木暢茂偉人迭見而山之性獨全學者能觀法此山則思過半矣話竟復扶僕降至峰頂其地頗寬平相與散步移時余欲易小腰爲逍遙了義曰竇莊張太史曩亦言之王君曰便應勒石記之云可以逍遙僧曰諾遂與作別各乘以返

重修佛殿鍾樓記

張道澄邑人廣西道

昔釋迦牟尼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虛無寂滅是以耳根而成正覺今人莊嚴佛土起恭敬心是以眼根而作佛事也然佛以耳根成正覺謂色見於耳色且無

色而世人以眼根作佛事將謂聲聞於眼聲復何聲乎爰知世間聲色無主了不可執以爲真實也今夫取土塋形加以金飾殿而奉之群相膜拜曰佛也是以色見佛但見其色佛則無有故見色者當以耳見耳根圓通是生慧靜色所不住以是見佛是名見佛以是造佛不爲佛造也以是布施是不住相不住相者得福甚多於是知佛之功德不可思議也舉心動念與如來俱如天無雲仰首見日如鏡無塵開函見向是故不捨六塵於煩惱中而得解脫卽佛卽色卽



色卽聲卽性卽眼卽眼卽耳卽衆生卽如來卽幻相  
卽實相卽善因卽妙果也楹山佛殿與鍾樓其始創  
迄今修治者三載在山誌茲復補圮葺壞不事揣摩  
摹化不動十方而獲多寶則布施者將永離劫苦得  
如意珠也工起於順治壬辰年落成於丁酉歲實爲  
性朗慧光若愚拮据之力勒石記事徵言於余余因  
是以告諸住持住持合掌發大歡喜而受是言

大雲寺創修定慧禪院碑記 張道湜

歲戊申不佞佐予叔修楹山志今昔名賢碑記得編

覽焉寺補葺已見於拓拔時唐景福始賜額而開山  
年歲鋪金姓名則無碣可考相與咨嗟嘆息意古人  
樂善而不近名抑或歲久湮沒也山之東隅有禪院  
蓋寺僧興碩永祉所募建先長兄司隸公以定慧名  
之正殿三楹左右翼以斗室殿外爲臺寬丈許橫三  
倍臺下砌磚爲屋方廣如之東西爲房各六楹儀門  
正出嵌石作踊道至廊抵屋兩掖循級而登臺處山  
之東北盡處下臨絕巘目界以天爲際自艮至兌萬  
壑千巒視如培嶁沁河中流曲折蜿蜒兩岸皆村落



春華鋪錦夏雲生峰霜樹明霞寒林耀日隱樓臺於  
煙雨之中聽波濤於枕席之上蓋寺之最勝處也荆  
始於有明之庚午年九月落成於乙亥年七月土木  
之工粗畢彩畫未施兵荒相繼間左蕭然未終厥役  
崇禎戊寅余讀書其中兩上人數與坐月清談每指  
門前隙地未修不敢勸石以告成功然捐金之善男  
信女猶有籍可考也寺有山田數頃僧徒應差徭明  
末軍務旁午賦額日增率取辦於主持人避此席如  
陷相率餽其口於四方而興碩永社又相繼示寂方  
丈室間其無人募緣尺籍或作覆瓿川或飽豚望腹  
遂杳不可問矣

大清定鼎除繁苛政以示休息一時邑大夫多賢者  
保護佛法除僧差免雜派而緇流稍稍復業感故宮  
黍離之悲乘年穀豐稔之歲昌覺遊荆楚永哲隆獅  
走大梁昌文五載主院事一時如大佛殿天王殿鍾  
樓天外樓法堂缺者修壞者葺傾欹者堅整適余由  
天津致政歸緬懷聚散悲思吊廢興獨輸金百餘建準  
提閣於禪院儀門之外刻文於壁紀其事邑紳士慕



義無窮爭來瞻仰復積齋供之餘踵事丹雘而兩上人  
人在生時未了之願始有成緒矣歲己酉子姪德繁  
棠臬亦讀書其中隆狷昌覺以碣石未立紹介以請  
狷爲興碩首坐覺則永祉高足蓋不忍沒其師之勞  
也余因語兒輩曰蘇文忠有言論事易作事難作事  
易成事難我以爲天下事由論而作由作而成大抵  
皆偶然耳以爲吾意之所期未必其無中阻及夫時  
會適逢唾手成之又出於尋常意計之外如禪院之  
未修不過寺畔一荒坵耳兩上不辭拮据持鉢醜

金積數載之辛勤僅成殿宇當其築椽初興使有人  
進而言曰子未能終厥事兩上人必愠於心方余之  
藏修於茲也借禪林一榻地風雨呻吟居然窮措大  
使有人進而言曰子他日贊其成余亦且怍於色迄  
今三十年危樓對峙鏡光旛影輝映諸天兩上人偶  
然始之余不佞偶然續之若合左券易昔人之所難  
不可謂非天假之緣也第前此捐金姓氏不得與兩  
上人並垂不朽未免爲勝事之闕方之檀山懸崖峭  
壁頓成緝宇珠林拓土誅茅豈一手一足之烈今竟



泯泯不傳於後語云大德不德經云如來不著色布  
施起視今茲之役不猶贅乎然終無以應隆州昌覺  
之請因取是言勒之石





律